

每年冬天,我都会选择阳光灿烂的日子驱车百里去看鸟。鸟是候鸟,来自北方,主要品种是鸿雁、豆雁、天鹅。运气好,能亲眼目睹娴静高雅的白头鹤、东方白鹳。

候鸟栖息的地方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由大面积湖泊和开阔滩涂湿地构成。候鸟白天在湖心觅食,夜晚则聚集到湿地睡眠。

大湖广阔,一望无垠,从不干涸。去看大湖的路上,我的心情无比愉悦。时令仲冬,木叶凋零,稻谷收尽,田野敞开黝黑的臂膀晒太阳。道路旁晾晒着白菜、萝卜、山芋渣,农人们在为渐行渐近的寒冬腊月作准备。越过村庄、原野,远方闪亮,像一面明镜,这镜子一直铺展到天边,湖天相接处,是屏般的水墨远山。

候鸟们飞行千里万里来到此地,将

冬天去看鸟

○何愿斌



身家性命全都托付一隅,与族群一起度过北风凛冽的寒冬。雪花飘飘,候鸟抵御严寒的,除了肉身和羽毛,还有它们的智慧。我不得不相信,正是鸟类的智慧,让这些饱经沧桑的种族历经艰辛而不覆灭。

大地慈恩,提供清洁的空气、湖水,丰盛的水草、鱼虾;人类也将大湖禁捕,这里俨然已成为鸟的天堂、鱼的乐园。

在湖畔,不时会看到“保护候鸟”和“严禁捕捞”的警示牌,会遇到保护区巡逻人员关于“不要使用无人机”的提醒。我曾经看过专业摄影时鸟群的反应。数万只大雁聚集湖心,像一面旗帜铺陈水际,它们不停地变化形状,这本是鸟群在湖心觅食的时光。当看到小小无人机飞临上空,立刻有“哨兵”发出凄厉的鸣叫,很快地,成千上万只候鸟起飞,翅膀振动,湖面喧腾,惊啼不绝于

耳。黑色云朵在空中盘旋出漩涡般的气流,幻变成数种巨大骇人的蘑菇形状,无人机几乎要被那些飞掠而过的翅膀击落。腾空时,飞行最吃力的绿头鸭,翅膀小,扇动频率高;不失优雅的是天鹅,天鹅踏水而飞,双翼招风,哪怕是受到惊吓时,依然保持着一鹤领先、数鹅相随的队列。

一群鸟是可爱的,它们相依相伴,首尾相持。一只鸟是优雅的,它独立湖畔,安静得像静默的琴键。但是,当你悄悄走近,它会忽然张开羽翼,翩然而去。只有当它凌空展翅时,你才会赫然发现,原来先前观察已久的大鸟,不是鹭鸶,不是鱼鹰,而是一只优雅的白鹤。鹤的优雅非经目睹,无法言传。

冬天去看鸟,看它们的亲情,也看它们的孤清。严寒时节,亲近候鸟的世界,就是找回温暖的春心。

每一棵树都有顶天立地的愿望

我喜欢每一棵树
我喜欢在不同的地方
看到它们在尘世
努力长大的样子
喜欢它们对春风满怀敬意
在霜雪中亭亭玉立
喜欢它们伸着手臂
收集阳光,再以花朵的形式
绽放笑脸。喜欢听它们在清涼的月下
悄悄拔节,用年轮记住过往
喜欢巨大的乔木站在峰峦
君临天下,也喜欢矮小的灌木
天天向上,因为每一棵树
都有顶天立地的愿望

(景协民)

雪花也怕冷

其实雪花也怕冷
她想偎依着梅花取暖
梅花是冬天的火种

雪花变成宣纸
想让梅花成为国画里的主角
可是梅花心中藏着一团火
执意要驱逐寒冷的包围
雪花被梅花灼疼
燃起白色火焰

雪花忽地变成白蝴蝶
翩翩起舞
这样冷也是暖

(何铜陵)

一粒霜花落在山村的树梢

一层层雪白的霜花悄然绽放
季节将雪白的印章印在
乡下的木格子窗棂
清晨的草木上
粮囤上
可见茸毛一般的霜絮
一片银色冰晶熠熠闪光

枯黄的秋草站在山路旁
瑟瑟发抖
霜花让枯草背着它们回家
满径落叶舞秋风
叶落是新的开始

霜降之后
寒冬也就来了
人生就是一场历练
豁达地面对人生得失
人生需要不断前行

(王东岭)

山中石阶

千百年前
那些山中的石阶
风吹、日晒、雨淋、脚踏
它们低于生活
静卧山谷,隐忍缄默
历经岁月的寂寞
铸就比石头还坚硬的信念
像一个忠诚的卫士
护佑一个个攀登者
登上顶峰

我攀上山来
常感惭愧和敬畏
因为,这一生
我能攀登一座山
却从不能高过一块石

(侯俊利)

行走旷野

独自行走旷野
有种莫名的感觉
忽然潜上心头
举目远望
苍莽的群山消失远方
弯曲的道路直击眼帘
矗立的高楼不断生长
只有身旁这排枯树
还在对我傲然挺立
它在等着一袭风来
把那佇立枝头的小鸟
一只一只
投向幽深高远的天廓

(谢飞鹰)

那位老中医

早年,他和药材对望
祖父的严厉已滞留在过去的时光
用初心去抵指蹉跎岁月
山腰的风险,是另一种高度
走过的路,曲曲弯弯构成一条线
直到祖父摇头走不动了
由一颗苦草引路
到一座城市独自坐诊
先观其患者舌面动态
后倾听脉动节奏
处方里包含着“黄芪”、“茯苓”
木质抽屉里安置的多味药材
已占据了老中医的内心
这些年,他跋山涉水
一种热爱催促他目视前方
其实,老中医就是一副煎煮的中药

有一天,老中医也老了
生命中固守的那棵“甘草”
其神秘的力量,到处深入人心
把握药物剂量或面对痛苦
煎熬之后,变得那么安宁、坦然
老中医眼中的生命观——
以无价的善良唤醒希望
让神圣的医德更加辽阔

(王爱贤)

吹进古诗词的风

○葛鑫

在古诗词中,风是情感的载体,是诗人的倾诉对象。

风,在古诗词中又有着千般情万般意,它时而轻盈如柳絮,时而猛烈如狂沙。它,可以是柔和的,也可以是凛冽的;它,可以是飘逸的,也可以是狂放的。它如一位千面佳人,变幻莫测,引人遐想。

“风起于青萍之末,止于草莽之间。”古人对于风的观察之细致,令人叹为观止。风,从远古的诗经中走来,带着古人的情感与思考。它有时被赋予了离别的愁绪:“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孟浩然《春晓》)那风雨的飘摇,那落花的哀愁,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风的形象在诗词中犹如一位佳人:“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帏?”(李白《春思》)古人对风的描绘,有时是借景抒情,有时则是直接描绘。“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同样是在李白的笔下,风又带着豪迈与壮志。而无论是哪一种风,都承载了古人的情感与心境。

古诗词中的风,千姿百态,各具风情。它可以是悲伤的寄托,也可以是希望的象征;它可以是思乡的纽带,也可以是豁达的表达。每一种风情,每一种意蕴,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风的形象在古诗词中千变万化,它有时是温柔的“吹面不寒杨柳风。”(志南《绝句》)有时又是凛冽的:“风急天高猿啸哀。”(杜甫《登高》)风的形象在古诗词中犹如一位舞者,跳跃、旋转、舞动,演绎着古人的情感与心境。

风,在古诗词中有着千般情万般意,如李清照的《如梦令》中“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每一首诗,每一句词,都仿佛是在古人在与我们对话,诉说着他们心中的风。

风,在古诗词中亦可以是思乡的寄托。比如在王安石的《泊船瓜洲》中,“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这风又成了沟通诗人与家乡的纽带,寄托着他那对故乡的深深眷恋。

而在苏轼的《赤壁赋》中,“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风又象征着一种超脱与自由,表达了诗人对生活的豁达和对人生的理解。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是战国时期荆轲的《渡易水歌》。在这首歌中,风是勇士的伴侣,它呼啸着壮士的胸怀,彰显着英勇与豪情。而那萧瑟的风声,也让人们感受到了勇士的决绝与悲壮。

在古诗词中,风是诗人情感的寄托,是诗人心灵的映射。它时而轻柔如丝,时而狂暴如兽,但无论何种形态,它都是诗人心灵的倾诉。在风的吹拂下,诗人们或欢笑或悲歌,或沉思或狂放,将自己的情感融入其中,让风成为他们心灵的载体。

如今,当我们闭上眼睛,那古诗词中的风仿佛又重新吹拂而来。它让我们感受到诗人的情感世界和人生经历,也让我们领略到了古诗词的独特魅力。



落叶辞

○王优

风卷起地上的落叶,送来深深的寒意。沾了微雨的叶子,贴在地面,若折翅的蝴蝶,踩上去,什么声响都没有,仿佛喧闹的季节一时陷入哑哑。

这些叶子,也曾在枝头翠绿过,在日光下绚烂过。而今,它落下来,与泥土为伍,与虫蚁为伴,风带一程,雨带一程,不知归途在何方。

“无边落木萧萧下”“霜叶红于二月花”落叶演绎的绝不只是落寞,还有潇洒,盎然,明媚与爽朗。有些落叶天生一股英雄气,它们在风中歌唱,在阳光下舞蹈,在季节的幕布上泼洒出一片醉人心脾的浩荡。

最辉煌的是银杏叶。风越来越冷,银杏越来越脆,越来越精神。所有绿叶子都被时间淬炼成了金箔金币,秋风一吹,秋阳一照,哗啦啦光闪闪,金灿灿的叶子把天空映衬得辉煌起来。这是属于银杏的高光时刻,金袍加身,灿烂无比。再过一些时日,仿佛心有灵犀,所有叶子不约而同离树辞枝,翩翩起舞,纷纷而下。一时间落叶漫天,遍地金黄,若染缸倾倒,水彩流淌。暮色里,行人缓缓,车辆缓缓,缓

缓于松软柔软的地毯上,朦胧,静谧,如诗如画,如梦如幻。

最有力量的是青冈树叶。不知什么时候树叶一点点褪去了青涩,慢慢变红,越来越红,红成一团火,红成一束光。仿佛辽阔天地里,滚过一大串爽朗的笑。万木萧瑟,青冈叶艳艳欲燃,猎猎作响。一夜北风吹,满地红叶铺。夜风中青冈树叶的离枝,一定是一场热烈的炫耀。欢笑,歌唱,舞蹈。潇潇洒洒,欢欢喜喜,用纯粹的颜色把贫瘠的地面装点得厚实华美。树叶落下的地方,就是树根蔓延的地方,是生命的缘起也是归宿。

还有枫叶。寒霜一逼,所有的劲都使出来了,潜藏的力,积蓄的势,捂住的火,酝酿,激荡,喷薄而出。仿佛只是一夜之间,层林尽染,万山红遍。那是风的呼啸,树的狂欢,季节的呐喊,时间的鼓点。嘭!嘭!嘭!心头滚过千军万马,思绪跨越重重时间与空间,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时间的河波涛汹涌,季节的海风起云涌。风萧萧,叶萧萧,人萧萧。生命的谢幕,原来可以如此壮阔,如此浩荡,如此昂扬而有力量。

地边有根冬瓜秧

○谭怡

溢,顺着水泥缝向下渗。或许是那一刻外公抬头了,或许是外公看见我眼睛里的疑惑。寡言的他难得说了一句:“这就是那根冬瓜苗,你看嘛,哪怕是野生的,只要你给它一些肥料,它就会噌噌噌快速长大。”距离外公说冬瓜苗,时间并不远,不是说它还很小很细吗?长得这么快?而且还是在水泥缝里,看来外公没少看照它。

但还是疑惑,在那样一个狭小局促的缝隙里,挨茂盛的竹林那么近,阳光几乎被挡完,它能长到多大?

后来,经过它时,偶尔有眼神掠过,对它能否长大,始终不抱什么希望。

它不断长长,藤蔓在菜地边的空地上不断延长,叶子也越来越多,越来越青绿肥厚。或许是怕它影响菜土里的菜,外公刻意地把它往菜地外面的空地上牵。它不在意,也不挑剔。只管往前面爬行蔓延。慢慢地,它的藤蔓越来越多,越来越密,紧紧纠缠在一起,硕大的叶片已经把那个它“出生”的水泥缝遮盖严实。

可奇怪的是,人家地里的冬瓜,已经开花,我们家这棵藤叶繁茂的家伙,一点迹象也没有,仍旧没心没肺地长叶、爬行,染绿了越来越宽的竹林空地。没妈的“孩子”,就是皮实!

人家的冬瓜花快谢了,蔫蔫地耷拉着曾经娇媚好看的面容。人家的冬瓜藤上,开始结了一个又一个浑身小绒毛的青绿疙瘩,干黄难看的花还在青疙瘩上挂着,风过,颤颤着晃几下,晃得人心痒痒的。我家的冬瓜苗呀,快开花,快开花呀!好像应和我的念叨,冬瓜藤真的开

花了,不过,只几点嫩黄,点缀在宽宽大大的绿叶里面,风过,花摇曳,显得娇弱寒酸,孤苦伶仃,没有底气,一点也不没有人家冬瓜藤上的豪华气派。

原本生出的快乐,被几朵伶仃的花压下,对是否结出冬瓜也就没了期待。路过,在心底哼哼嗤嗤几声。外公对冬瓜有感情,就像对自己养大的孩子一般。不时地,他会认真在繁密的叶子里找寻冬瓜的影子,看着他弓腰弯背的样子,觉得有点好笑,花明明没几朵,还能有几个冬瓜?能结几个算几个吧,何必那么在意?

又过了许多日子,外公宣布,冬瓜共结了5个,其中两个已经很大很大了,远比那些开花开得早的冬瓜大。再后来,冬瓜苗渐渐枯萎,冬瓜也该收回家来。白绒毛的胖家伙,果然很大,上称一称,乖乖,30斤!40斤!算得上两个巨无霸冬瓜。

那一年,因为那根自己长出来的冬瓜秧,因为那几个硕大的胖冬瓜,我们一家人津津乐道、喜气洋洋了好久。饭桌上,冬瓜片汤、冬瓜炖排骨、炒冬瓜片,日日香满餐桌。

一晃,40年过去,外公早在另一个世界永远安然沉睡。他说的话,还不时响在耳边,慢慢地我领悟到外公简简单单的话里的含义:只要你足够付出,只要你足够耐心,只要你足够坚持,没有你干不成的事!